

胡小远 陈小萍 著

末代大儒

孫詒讓

作家出版社



國自古一脉相傳
朝代更替時有變動
但文化傳承一脉相承
孫詒讓，字仲容，號曉園，晚號曉園老人，清末民初學者、教育家、藏書家。祖籍山東，生於江蘇，卒於上海。他博學多才，對經史子集、音韻學、訓詁學、金石學、考古學等都有深入研究。他的著作《孫詒讓集》、《孫詒讓遺稿》等在學術界有重要影響。

末代大儒

孙诒让

胡小远 陈小萍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代大儒孙诒让/胡小远，陈小萍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5

ISBN 7-5063-2283-8

I. 末… II. ①胡… ②陈…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005 号

末代大儒孙诒让

作者：胡小远 陈小萍

责任编辑：潘宪立

装帧设计：张晓光

封面题字：周谷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70 千

印张：13.25 插页：4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83-8/I·2267

定价：2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002年3月，胡小远、陈小萍摄于玉海藏书楼。

胡小远、陈小萍 浙江作家，曾合作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江南》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小说集《太阳酒吧》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泥人》由中央电视台改编成同名电视片。

序

许嘉璐

近年来，我几乎没有读什么小说——个中原因一言难尽；当然更没有资格给小说作序。但是这一次却是例外。胡小远、陈小萍两位年轻作家所写的《末代大儒孙诒让》，我不但读了，而且当他们提出让我在书前写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贸然地答应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忽然成了小说评论家，或自认为有了评论小说的本事。

话要从两年前说起。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我在瑞安组织了一次“孙诒让国际学术研讨会”。孙诒让是瑞安的乡贤，瑞安市和温州市两级政府十分重视这次研讨会，给予了很大支持。会开得很成功。会上学者们提议应该为孙诒让出全集，后来这件事又得到了瑞安市政府的慷慨支持。就在会议开得热气腾腾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位文静的女青年来见我，说她和她爱人正在写一本关于孙诒

让的小说。她就是本书作者之一陈小萍。说实话，听了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初一刻，我的担心大于喜悦，怀疑多于肯定。

为什么？

孙诒让作为有清一代鸿儒、“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之学）殿军，其著述之丰、造诣之高，实在不让乾嘉诸公；而他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乡梓兴衰的关心和为兴办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则只有清初顾炎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七八十年来，他却远没有乾嘉江、戴、段、王、钱等人荣光。一则，他最重要的著作《周礼正义》，是一般人读不懂，也不需读的书，现在，即使是研究古代汉语的，涉猎者也不多；二则，他为改变国家命运所办的实业，局于东南一隅，当其时，浙江之外，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知之者就不多，后来走“小学”之路的学者又不大关心前哲涉足政务的事。所以，他的相对比较冷落实在是社会发展所必然。我之所以发起组织孙诒让研讨会，就是因为觉得他真正体现了“士”的全部含义，为其时所寡有，想通过研讨来宣传他，让更多的人明其事，效其人。现在居然有人要把这样一位寂寞的大师的事迹写成小说，和我的愿望一致，能不高兴吗？我的担心呢，并不是对这位坐在面前的年轻女作家写作水平的不信任。我知道，以小说名世者都有一支生花的妙笔，何况他们夫妇是浙江有名的作家。相反，我正是怕他们的笔过于能够“生花”，把一生伏案书斋的“小学”家“戏说”一番。

我的怀疑则是从写孙诒让的难度考虑的。孙诒让，除了年轻时随父在外，大半生都在瑞安默默笔耕。即使从他办实业的业绩和忧国忧民的书信以及留下的其他文墨中能窥得其思想感情的消息，仅仅据此是不是足以把他写活呢？孙诒让的一生，

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小说如何构成曲折起伏、悬念高潮？要写得真实些，就需要对孙诒让所生活的时代，大环境、小环境，对他所从事的文字、音韵、训诂和经学，他所与交游的各式各样人物，都要有所了解，这对习惯于写现代生活和乡土素材的作家，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对此有思想准备吗？

金蛇之年将尽，忽然接到两位作家的信和这本《末代大儒孙诒让》的打印稿。这无异于对我的种种疑问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可惜当时实在太忙，无暇顾及，迁延至今，才找出来拜读。没想到，未及终卷，我已经感叹多次了。

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竟把与孙诒让有关的史实钻研得如此细致，从汉代今古文之争到宋明理学，从温州掌故到官场是非，显然做过艰苦的调查和钻研；可是，掌握了大量材料，要恰如其分地、活泼地运用于小说，也是不易的。二，他们非但没有“戏说”，基本上做到了有案可稽，更为可贵的是，写出了孙诒让与当时众多弄“小学”者的最大不同——“一些人沉湎于古人的光辉里而（不能或）不愿自拔，另一些人则在古人的光辉灼烁中，不时地拷问自己的魂灵，在朝阳诞生时凝结出智慧的露珠，涤荡去历史的尘埃，鲜丽而璀璨。”孙诒让就是这一类，读完全篇，这个结论会自然而然地得出。

写到这里，我要说，两位作者让我不禁汗颜。我从年轻时读《周礼正义》等著作，到中年因工作的需要又翻译了《周礼正义》，但对孙诒让生平的了解，一直仅限于《清史稿》本传的那四百多字（其中还大段引用了《周礼正义·序》上的话）和几位学者在论其学术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一点点史实。而这部小说稿，竟然把孙诒让的家世写得如此详细，如果不是怀着对

• 宋代大儒孙诒让 •

家乡先哲难以言喻的崇敬和热爱，是不会下这番钩沉梳理的工夫的。我知道，孙家后世并不兴旺，即使本地耆老，能够提供翔实材料的也不多了。古人说，读其书，知其人。这虽是强调文风学风之与为人的一致，但其中恐怕也包含了读其人之书也应先对其人有较详尽的了解的意思。我没有做到，我不如这两位年轻的作家。

作为“小学”的后学，我对这部小说的期望只限于它能比较正确地再现孙诒让这位大学术家的胸襟、风格和成就。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和怀疑是多余的。感谢两位作者在我国第一次描绘出了我国冷门学科古代学者的形象。

从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讲，作者如何处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个很要紧的难点。孙诒让的时代，既有英法联军的入侵，清廷丧权辱国，又有义和团的起落；既有乾嘉学派的余波，又有西学的洪流；既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有同盟会的崛起……作品要写出人物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但是任何人都受到历史的、环境的和阶级的局限，今天的作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和历史上的人物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怎么把握其间的分寸？实在难。看这书稿，作者在这方面已经尽力了。因此我想向读者建议，如果发现有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倾向难以区分的地方，请不要过多地责怪作者，因为要做到天衣无缝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对人物的语言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优秀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应该做到人物语言的时代性和个性巧妙地融合。这当然是很高的境界。其实，我认为要完全符合生活原样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人到底是怎样说话的，后人总是难以确知，书面文献所留存的未必如实。再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语言方面也应如此。试看当代题材作品的语言，不是

和生活中我们口里的语言也有相当距离吗？我想，如果《末代大儒孙诒让》能够让读者，包括对清代学术比较熟悉的读者看了以后不见大的纰漏，符合人物性格，也就行了。我看它是合格的。

人类的、民族的文化，是靠了一代代学者、诗人、画家和亿万劳动者一点点、一滴滴积累起来的。无数个人的创造，不过是汇成人类和民族文化大河的一粒粒水滴。孙诒让这粒水滴已经融进滔滔洪流，现在，胡小远，陈小萍又把他们的心血之作捧到大河之中。由此，我又生出一个愿望：希望这本书是一只报春鸟，预示着今后将有更多的作家，注意到汇集成中华文化大河的方方面面，也写一写在今天看来或许是冷板凳，可是在历史上却是显学，且对文化传承起过巨大作用的领域里的先哲。要知道，没有他们，只有帝王将相，中国的历史不可能前进，不可能积累出世界最辉煌的文化，甚至不可能传递到我们手里。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共识、共同愿望的时候，这种期待不算是过分吧？

2002年4月23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目 录

序	许嘉璐 / 1
第一章	澄怀明志	1
第二章	入宫应对	14
第三章	金钱会变	27
第四章	诒谷之死	48
第五章	茶山品梅	55
第六章	锵鸣罹难	61
第七章	紫阳讲学	75
第八章	素帕传情	93
第九章	入住瞻园	100
第十章	金焦之游	112

• 末代大儒孙诒让 •

第十一章	南皮识才	121
第十二章	江宁风波	133
第十三章	扬州寻梅	144
第十四章	碧水春梦	165
第十五章	督藩之隙	178
第十六章	香销梅园	194
第十七章	击鼓御敌	205
第十八章	书藏玉海	224
第十九章	颐园听梅	238
第二十章	武昌之行	249
第二十一章	雪飞人归	261
第二十二章	八试礼闱	269
第二十三章	甲午悲情	283
第二十四章	兴儒救国	301
第二十五章	扬帆蓬莱	320
第二十六章	总理之任	335
第二十七章	痴情掘宝	354
第二十八章	恩怨香师	372
第二十九章	湖畔抒怀	390
后记		406

□第一章

澄怀明志

随着太平军北伐部队统帅林凤祥兵败连镇，被俘后就地凌迟处死，随着汹涌的大运河水淹没了冯官屯，北伐军李开芳残部遭到灭顶之灾，数年来弥漫于华北平原的硝烟与血腥，也随之散去，淡去。

当太平军北伐的大旗，在科尔沁郡王率领的蒙古铁骑践踏下，埋入冬天的厚雪中，腐烂成泥土时，春风迈着轻柔的脚步姗姗而过。窒息了好几年的京城上空，阴霾尽散，云开日出，澄清中绽放出妩媚与安详。

寂静了多时的圆明园，开始热闹起来。年轻的咸丰皇帝，凭着胜保、僧格林沁、曾国藩等满、蒙、汉各路兵马浴血奋战，为他在长江南北筑起可以抵挡洪峰猛兽的屏障，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可以在皇家花园中静养一阵子了。

有了皇帝光顾的圆明园，当然会活泼精神起来。咸丰六年的春天，那皇家园林里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儿，像是吮饱了甘

霖，晃着脸儿，在春光里妖娆着。未来的同治皇帝就是在这种刚刚褪去血色的妩媚与娇艳中，在那拉贵人的体内孕育诞生了。

紧傍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澄怀园，此时还沉睡在黎明前的朦胧之中。白日里神态各异的山南书斋、乐泉西舫、砚池墨亭、凿翠山房等二十余处景色，在青褐色晨雾的笼罩中，慵懒着迟迟不肯亮相。但走近了，你会在竹丛的缝隙中、镂花的窗棂上发现耀动的烛光，还会隐约听见呈现在烛光中的读书声。

往常，在翠柳水轩拥抱着的食筭斋里，会有翰林侍讲孙衣言早起练帖的身影。但今天，孙衣言没有掌灯练帖，径直朝后院走去。

自去年七月，咸丰帝移跸圆明园后，孙衣言和上书房的翰林们就在澄怀园居住。上书房这种机构设于雍正朝，凡诸皇子及近支王公子弟到了读书的年纪，便由具备翰林身份的人来授读，用来效法耆儒教育，龙种传经。孙衣言字韶闻，于六年前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升任翰林侍讲，此时就居住在澄怀园，教授惠亲王绵愉的儿子们。同时，还担任了琉球国教习，向来自琉球国的留学生讲解经书。

自雍正三年开始，澄怀园就由大学士张廷玉、朱轼、尚书蔡廷、翰林吴士玉、蔡世远、励宗万、于振、戴瀚、杨炳九人居住，时称翰林花园。据说，它原先是康熙朝大学士索额图的赐园，后来索额图获罪被杀，澄怀园由内务府没收。雍正继承皇位后，将圣祖康熙赐居的“镂月开云”别墅进行扩建，并命名为“圆明园”。在圆明园尚未竣工之前，上书房就设在澄怀园，那时候，就是澄怀园的全盛期了。

尽管园中气派今非昔比，但曾经有过的格局和意趣依然存

在，尤其是近光楼旁那棵西府海棠，高三四丈，树龄达百年之久。每年花期，擅于诗文的翰林学士们，便借了酒兴，吟诵不已。那一首首诗篇，就像是一片片花瓣，在整个花季里，缤纷满目。每逢有好心情，孙衣言总要在此徜徉一番。但今天，孙衣言没有此番心绪。

昨晚，惠亲王差人传话，命他今儿一早去王府。整个晚上，孙衣言的心里就搁了这一份心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王爷召见他到底为了何事呢？自入翰林院以来，翰林间尔虞我诈，口诛笔伐，一夜之间被突然开缺或革职的事时有所闻。何况他虽身为翰林侍讲，却仍保持着做学问的性格，认准的话儿就说，认定的事儿就做，不趋炎附势，也不找可攀援的主子，但过后又往往心有余悸，怕一言不慎，招致灭顶之灾。

孙衣言忐忑不安，转身回到院子里。东院，传来重拳捶击沙袋的响声，是大儿子孙诒谷早起习武。一记记迅猛的出拳，伴随着一声声急促的呼气声，让人感觉到两只拳头的速度和力量。喜欢习武的大儿子，常常在家人畏于寒冷的朔风，裹起厚厚的棉袄时，光着上身练武，他肩胛上的肌肉像一块块卵石样突起，臂膀上的血管像一条条青藤爬过，处处洋溢着青春和健美。

前年，孙衣言把孙诒谷交托给奉旨回籍办团练的弟弟孙锵鸣，期望儿子能在担任过武科考官的叔叔那里，学习到武功和军事谋略。上月，孙锵鸣奉召从老家浙江瑞安回京，重入翰林任职，孙诒谷也随他回京。几年不见，儿子的武功大有长进。

孙衣言没有去惊扰大儿子，他把目光投注在镂花窗棂上，次子诒让的身影在白色的窗纸上晃动着。他知道，这是诒让早起练帖。

和大儿子孙诒谷相比，次子诒让更像他，好静嗜读，小小年纪竟可以在案前坐上三两个时辰。六年前离家赴京任职，孙衣言就把襁褓中的诒让带在身边，诒让稍长，他便自己亲自教授。尽管他可以像其他京官那样，送儿子去国子监念书，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在他眼里，诒让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只有他这位当父亲的亲自用心才能雕凿成器。

就着烛光伏于桌上的诒让，没有发觉父亲此时已站在身后。他头戴羊脂玉嵌瓜皮小帽，身穿浅缎子长袍，外罩宝蓝彩绣马甲，小小的个儿，须跪坐在方凳上，才能够与桌面齐胸。烛光在他秀气而又饱满的额上，流淌出娴静的光泽。微翘的双唇，显示着他的坚韧与任性。

诒让时不断地揉搓酸痛的手腕，眼睛却没离开过帖上的字。这是父亲为他规定的课业：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是临摹碑帖二百字，而后看经书三十页，看史书二十页，看试帖十数件，再看古赋、律赋一二篇。

夫人凝香早起，在灶间熬好米粥，见丈夫在儿子的书房里，便也走了过来。作为翰林侍讲五品命官的夫人，凝香的装束与普通妇人没有大的区别。唯一的头饰，是一枚插在发髻上的湖绿色玉簪。只有那身紫罗兰缎碎花大袖大襟的夹袄，和从彩丝滚边领口中露出来的白皙的颈项，才让人看得出她的高贵和雍容。

凝香看着诒让，脸上流露出欣赏的神情。这孩子的身上有孙家祖上的遗风：喜欢读书且聪颖博记。对于孙家的子孙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惟有读书，才能入仕，中兴家业。

面前的书案上，已铺满临摹好的大字，书房里弥漫着墨水的芳香。诒让放下笔来，抬头伸了一下懒腰，发现站在身后的

父母，慌忙爬下凳子，行礼道：“孩儿不知父母来临，未立门侧迎候，请饶恕孩儿的不孝。”

儿子稚嫩的声音，在凝香听来，就好像绿叶上滚动的雨珠，清澈、明亮，让人感动。凝香拉起儿子的裤腿，只见写字时跪久了的膝盖红成一片。心一紧，连忙用手在上面轻轻来回揉搓，那份母爱和呵护，就在她的掌心里汩汩流淌出来。

“孩儿哪里不孝？”孙衣言却对这一切视如不见，板下脸严厉地问。

“《礼记》中的《曲礼》篇曰：‘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孩儿不孝，却让父母立于身后。”诒让道。

在孙衣言听来，儿子的回答简直是世上最悦耳的声音。他掩饰住内心的欢喜，依然很严厉地说：“大清乃礼仪之邦，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先人观天察地，慎终追远，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表现的都是一种思想与境界。”

“孩儿明白。”诒让低头应道，又拿过刚写的帖子，请父亲过目。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点画精到，结体端正，骨坚神清。知道父亲为什么又让你兼学颜书呢？书法讲究骨肉停匀，学柳忌细瘦无肉，学颜忌臃肿无力。两者兼而得之，就有了颜筋柳骨之风。见骨不见肉者非柳书也，见肉不见骨者非颜体也，涵儿切记。”孙衣言捏起鼠须笔，在诒让的字上圈圈点点。

“学书得细细揣摩，为什么这些字经为父改动，便会好看起来？此中奥妙还须孩儿自去体会。”孙衣言把笔还给儿子，又叮嘱了一番，便随凝香去餐厅。吃过早饭，他还要应召去拜见惠亲王。

从诚惶诚恐地拜见惠亲王，到踌躇满志地离开王府，孙衣言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领两个儿子去孔庙。

国子监大街，一排银杏立于红墙之外。鲜嫩的叶子，被清晨的阳光染得透亮，犹如片片绿蝶，悬挂在枝头，凌空飞翔。静谧与神圣，就在这无限延伸的红墙与树木之间弥漫开来。元、明、清三个王朝，都把最高学府设在这里。专门设有辟雍大殿的国子监，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沐浴，与普通的学府比较，便多了一层金碧辉煌的光环。与它紧紧相连的是孔庙。

在京城拜谒孔庙，对于孙衣言来说，是平生第三次。第一次是道光甲辰年顺天乡试中举人，第二次是咸丰庚戌年中进士。以往的每次进谒，几乎都是他仕途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今天的拜谒，则与以往不同，更多的是出自对儿子的一种企盼和祈祷。早上应召去拜见惠亲王，王爷告诉他，皇上选定他为丙辰科会试同考官。从那一刻起，他的这种意念便突然间强烈起来，明晰起来。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经省级乡试录取的，称举人。只有取得了举人资格，才能参加中央级的会试，录取的称进士。会试由礼部主持，也叫预试，得一、二、三等成绩的，就取得殿试资格，决出状元、榜眼、探花。同考官就是皇帝临时委派的阅卷官，参加会试的考卷须经同考官预先审阅，认为成绩好有希望录取的，再送副主考或主考定夺，成绩差的便被淘汰，不再上送复审。所以，同考官有录取与否的初审权。孙衣言从惠王府得知消息后，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他要告诉两个儿子这个喜讯，尽管他们都还年少，大儿子治谷未及弱冠，小儿子治让更是年未及幼，但是，他希望他们能分享他的